

山东师范大学
二〇〇三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文艺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中
专业名称： 国古典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
考试科目： 汉语言文学基础

- 注意事项：1. 本试卷共 3 道大题（共计 12 个小题），满分 150 分；
2. 本卷属试题卷，答题另有答题卷，答案一律写在答题卷上，写在该试题卷上或草稿纸上均无效。要注意试卷清洁，不要在试卷上涂划；
3. 必须用蓝、黑钢笔或圆珠笔答题，其它均无效。
- *****

一、文学理论（70分）

（一）简答（共45分，每小题15分）

1. 文学的普遍性质和特殊性质是什么？
2. 艺术灵感的特征及其产生原因是什么？
3. 文学风格与创作个性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（二）论述（25分）

联系文学批评实践，阐述审美批评的基本特点。

二、语言学理论 (30分)

(一) 名词解释题 (要求举例分析)。3×4=12分

1. 对立 2. 同化 3. 孤立语 4. 组合关系

(二) 简答题。4×2=8分

1. 语言和思维、语言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如何?

2. 什么是词义的模糊性、^全民族性?

(三) 论述题。10×1=10分

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何? 现代世界上的文字分为哪几种类型? 汉字有什么优缺点?

三、评说写作 (50分)

说明: 阅读下列短篇小说, 写一评论文章, 题目自拟, 篇幅 1000 字左右。

冯 前

在朋友中，我同冯前，可以说相处的时间最长了。

1945年，我回到冀中，在一家报社认识了他。他说，其实我们在1939年就见过了。他那时在晋察冀的一个分区工作，我曾到那里采访，得到了一本油印的田间的诗集，就是他刻写的。不过那时他还只十七岁，没有和我交谈罢了。

冯前为人短小精干，爽朗、热情，文字也通畅活泼。我正奉命编辑一本杂志，他是报社编辑，就常常请他写一些时事短评之类的文章。

这家报纸进城以后，阴错阳差，我也成了它的正式工作人员。而且不愿动弹，经历了七任总编的领导。冯前进城以后，以他的聪明能干，提拔得很快，人称少壮派。他是这家报纸的第三任总编。

我原以为，我们是老相识，过去又常请他看作品，很合得来，比起前几任总编，应该更没有形迹。其实，总编一职，虽非官名，但系官职之培基，并且是候补官职的清华要地。总编升迁就是宣传部长，再升，则为文教书记。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也不能不沾染一些官气。

我体会到这一点以后，当众就不再叫他冯前，而是老冯，最后则照例改为冯前同志了。

但从此，我们之间的交谈，也就稀少了，虽然我们住的是邻居。我写了什么新作品，除去在报纸发表，要经他审阅，也就很少请他提意见了。

不久，就来了文化大革命。7月间，大家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心惊肉跳地听完传达，一出会场，我看见人们的神情、举止、言谈，都变了。第二天，集中到干部俱乐部学习。传达室告诉我：冯前同志先坐吉普车走了，把他的卧车留给我坐。当时，我还很感激，事到如今，还照顾我。若干年后，忽然怀疑：当时，他可能是有想法的。他这样做，使群众看到，在机关，第一个养尊处优的不是总编，而是我。

到了俱乐部，一下车，一位在大会工作的女同志知道我很少出来开会，就神秘地说：

“你也来了？一进来，可就出不去了。”

学习一开始，那种非常的气氛，就使我在炎热的季节，患上吐下泻来，终于还是请假出来了。

冯前在学习班作了重点发言，批判了文教书记，也就是他的老上级，提拔他担任总编的人。学习结束后，一天夜里，他叫他的女儿到我屋里传信：那位书记自杀了。这时，我已经被指为是这位书记的死党。

在机关，我是第一个被查封“四旧”的人。我认为，这是他的主意。当时的文革，还是在“御用”阶段，主事的都是他的亲信。查封以后，他来到我屋里看了一下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也好像是来安慰我。当天晚上，又派人收去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手枪。

不管怎么样抛我，我总不是报社的当权派。他最后还是成为斗争的重点，被关了起来。后来，我也被关了起来，有传说，是他向军管会建议的。不过，他的用意只是：我太娇惯了，恐怕到了干校，生活不能适应，先关在这里，锻炼锻炼。如果是这样，是情有可原的。何况，在我去干校之时，一捆大行李，还是他替我背到汽车上去的。

我重友情，每逢见到他在会场上挨打，心里总是很难过。而他不仅毫无怨言，也毫无怨容。有一次，造反派叫我们在报社大门安装领袖大像，冯前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操作，我在下面照顾过往的行人。梯子颤颤悠悠，危险极了，我不禁大声喊：

“冯前，当心啊！”

他没有答言，手里的锤子，仍在当当地响着。他也许认为我这样喊叫，是多余，是不合时宜的。

每逢批判我的时候，造反派常叫他作重点发言。当着面，他也不过说我是遗老遗少——因为我买了很多古书。架子很大，走个对面，也不和人说话。其实，我走在路上，因为车马多，总是战战兢兢，自顾不暇，就是我儿子走过来，我也会看不清的。

我听过他的多次检查，都忘记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升官要诀：一、紧跟第一书记；二、对于第一书记的话，要能举一反三。

可惜这次“革命”，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，也捉摸不到头绪，他所依靠的第一书记，不久也自杀了。冯前承认自己失败了。随即向造反派屈服，并且紧跟。

在运动后期，我们一同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，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跟着。学习期间，不断开批判会，别人登台发言，不过是在结尾时喊几句口号。他发言时，却别出心裁：事先坐在最后一排，主席一唱名，他一边走，一边举手高呼口号，造成全场轰动，极其激昂的场面，使批判会达到出乎意外的高潮。

在互相帮助时，我曾私下给他提了一点意见：请他以后不要再做炮弹。他没有说话，恐怕是不以为然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提意见。

他也曾向我解释：

“运动期间，大家像掉在水里。你按我一下，我按你一下，是免不掉的。”

我也没有答话。我心想：我不知道，我如果掉在水里，会怎样做。在运动中，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。

运动后期，他被结合，成为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。我不常去上班，又在家里重理旧业，养些花草。他劝告过我两次，我不听。一天，他和军管负责人来到我家，看意思是要和我摊牌。但因我闭口不言，他们也不好开口，就都站起来，这时冯前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放着一个乡下人做尿盆用的那种小泥盆，大声说：

“这里面有金龟！”

不上班和养花养鱼，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给我宣传出去的两条罪状。军管人员可能认为他这样当场告密，有些过分，没有理他就走了。

芸斋主人曰：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人们对冯前的印象是：大风派。谁得势，靠谁；谁失势，整谁。也有人说：以后不搞运动了，这人有才干，还是可用的。如果不是年龄限制，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。后之论者，得知人论世之旨矣！